

白虎通（二）
駁五經異義

附補遺



白虎通義卷第三



駁五經異義

附補遺

（鄭氏遺書
五種之一）

許慎撰
鄭玄復
王輯駁

中華書局

駁五經異義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藝海珠塵
及問經堂叢書後知不足齋叢
書皆收有此書問經本經王復
武億考校增補故據以影印

五經異義駁義及鄭學四種敘

五經異義并駁義一卷補遺一卷篇膏肓起廢疾發墨守各一卷鄭志三卷補遺一卷載在史館校中祕書所鈔存不知何時人集錄吾友王大令復及武故令億互加考校注明所采原書又加增補雕板行世會屬予爲之序久而未成已而王武兩君相繼徂謝以板存予所乃爲敘其梗概以報死友云漢儒經學授受有本其傳出於七十子卽孔子微言大義之所存故其說可信非好古之過也古人解經之例有三一曰守師說如三家易今古文書禮三家詩三傳文字章句殊異以核漢魏碑碣所引自相合符今人所註爲異說如金縢周公揃蚤及死後雷風之事毛詩子嗟子國爲父子之屬皆本師說必非鄉壁虛造故馬融學無師授時論輕之魯丕傳所云說經者傳先師之言

非從已出徐防則云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若輩知宋明人之習而言之也一曰以經解經祭天有尸則引魯郊禮祀延帝尸之言感天而生則引詩天命元鳥之言讀鄭注中庸致知格物以格爲來物爲事謂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初怪其言善惡之不類及讀樂記物至知知而後善惡形焉知其說之不可易也一曰以字解經盤庚予亦烜謀以从火而云火光左傳暫饋以从齒而知非冠幘非此三者漢儒不勝口說凡舉一隅可知各守家法其經說存于今最可考證者則有白虎通及五經異義諸書許何鄭彼此相非不害其說之各有依據聚珍板本近時流布漸少急宜刊以行世使古學不墜于地此本旣出武君手校詳核其文亦尚有遺漏原書所未載如開元占

經百廿引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則蟲飛反墜當時開元占經未布武君偶不及補若月令正義載鄭荅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此是鄭以尚書月令昏中星雖異月而實不異足破恆星差度之說後之信西法者不有錄之武君亦遺之又通典七十引鄭小同又荅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云云亦足見今逆推先秦三代日食之無所本其文亦至武君始附于後輯錄之書不妨隨時增補也武君以名進士官博山令惠愛及民值朝貴遣私人出外刺探陰事橫于邑中武君按法摧辱之以此罷黜研窮經義搜討金石卒于家王君官偃師令亦有循聲善爲詩旣死其孤將鬻此板以自

給子貧未能購存之聊附記兩君治行于簡端以告知者云嘉
慶五年閏四月孫星衍序

駁五經異義

漢許氏撰

鄭氏駁

秀水王復輯

偃師武億校

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
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
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二稅一遠郊二十
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
原註當云六
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六原註當云一
百六十斗釜米十六斗按
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
駁曰案載師疏作
玄之問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
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
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

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

倍徙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

案莊氏本作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宜可從

未之

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之稅出禾

芻秉金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

案周禮載解疏引

異義天號第六今尙書歐陽說春曰昊天

按周禮大宗伯疏作昊天

夏曰

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昊天爾雅亦然古尙書說云

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

稱昊天仁覆憊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

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按尙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海

知昊天不獨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

弔時非秋也

駁曰

按大宗伯疏爾雅釋天疏俱作玄之闕也

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

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昊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於其時稱之按大宗伯疏作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則求天之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昊天不弔無可怪耳原按若察于是以下大宗伯疏作察于是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而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按尚書堯典正義詩黍離正義周禮大宗伯疏爾雅釋天疏並引此條字句微異而意恠悉同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

四時

按一本作四方

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

郊祭之古尙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

按一本六宗上多謂賈逵等云四字

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

按一本作日月北辰

地宗岱山河海日

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

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實

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

海山凡六宗魯下大夫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

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尙書說同

原按原本無此八字

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

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

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

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

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

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
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
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
按此條較各本所載互異
今依周禮大宗伯疏引錄

三光考靈曜書云曰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

其內

按周禮馮
相氏疏引

玉雜則色雜

按周禮玉
人疏引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
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
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諉
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
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

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
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
升謹按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矣又
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

按禮記禮器疏無當謂五升四字

駁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觥字角旁著氏汝潁之閭
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是與觚相涉學
者多聞觚寡聞觥寫此書亂之而作觥耳又南郡太守馬季

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觥相應

按禮記禮器疏

於觥字角旁著氏下作是與觚相涉誤爲觥也南郡太守云云較此詞句稍畧又詩卷耳正義周禮梓人疏儀禮燕禮左傳成十四年等疏並節引此條較此俱畧茲據錢氏本抄錄較他本爲詳

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
朝是大夫有刑謹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

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

駁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下

按監本曲禮疏作上字

適甸師氏令

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

按禮疏引

異義凡君非禮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

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

曰子思云今之君

按監本曲禮疏有子字

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

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于

子思之言也

按禮疏引

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子

戟劍楯弓矢

原按周禮夏官疏車之五兵戈受戟酋矛夷矛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及祠

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於廟

按周禮肆師疏無左氏說

云云十

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

按此與肆

師疏合

駁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

按周禮大司馬疏以

治爲祠二句作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周司馬職曰仲夏

教菱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

法虞人來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

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

按此與大司馬疏合○原案原本亦

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

駁曰公羊字誤也○按原本與曲禮疏合

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輅祀帝於郊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

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

說曲禮疏引

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

稱名左氏說旣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

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按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

駁曰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設言死凡

人于恩猶不然况賢聖乎

按禮記曲禮疏引原本未載論語云至未葬前也數句

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

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

按一本

作聖明德脩五也是天子有爵

按原本少載至此

古周禮說天子無

爵

按別本此下尚有三公無官句

同號于天何爵之有

按別本此下尚有參職於天子何官之有

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

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

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

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

按禮記曲禮疏引